

名宦事實錄

同治三年三月  
廿五日  
廿八日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元月日信川后人故前掌令

康聖翊事蹟

乾隆十二年丁卯<sup>十月</sup>廿一日癸丑乙卯時生余生于

達村至十一歲初學於通津閔生寓居而十五歲又

為受業於閔前邊<sup>聖通</sup>注書旌義鄉校訓長時略通書史

始作句綴文矣至二十歲丁亥年文科初試入格則自謂於分

足矣而家貧老親且為獨身則自今以後居家治農以

養老親未遑做工矣至二十七八歲間鎮岑文等<sup>任御使</sup>到任

後勸學自別故數月居齋做工而其時官家一夕以硯

為題出時期枝三字韻故製進曰處默虛中用有時

陳玄緒白必偕期侯封即墨云何事功遂蟾宮折桂枝

云則官家書其末曰詩有達氣可觀矣以白紙十束筆墨

一同賞給矣其後三十五歲辛丑冬朴御史奉命八島特設

正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

主上

天衡

道科御題乃里仁為美也本以純才中年廢工之餘自念文

筆不足以有為而不得已入於場中自作自書僅以呈卷

矣及其二月榜目下來則不似人姓名三字煌然於榜目矣

余本以淺短之才遽見魚躍龍門之慶兩親侍下喜不可

勝言而反已自念則實非淺短才識之所能可及也都是

兩親心德過人之所致故自是以後出入居處祇有悚惧

之心全無自得之意感

恩祝天之誠自發於中矣至

翌年癸卯春聞

殿試之期與同榜諸人上京次出海之

際至于中洋東風大起雨下如注則驚濤涵湧孤舟出沒

於波間傾軋之患如在斯頃舟中人無不惶惧失色矣

余仰首口吟曰皇天知我父母德必使此見涉斯險誦祝之

聲不絕於口笑及其日暮船泊於老兒島僅以達陸乘

傳上洛赴叅

殿試二即正顯正承頌也僅免曳白

纔為叅榜而翌日仁政殿階下唱榜之時紅牌賜花自

天下及於卑微之身此日文科同榜人孰不有歡欣鼓舞

之心哉余獨有戰戰兢兢臨淵履冰之惧矣即其日同

榜三人一体八侍時

聖上曰汝等居於絕域之外而且為老侍下人事則何能

留洛求仕乎即以特恩出陸因付郎署事下教則

聖恩如天功感悚之忱矣又明日除授承文院校檢其

後不過一朔除授禮曹佐郎同年六月都改移除光

陵令光陵乃世祖大王陵寢也在於東大門外七十里許

故受香下去入直陵所及至一朔有半乃秋夕大享也

罷齋翌日上京詣闕里呈受由奉紅牌下鄉到門掃

墳後因以親病不復進側上洛矣至於戊申年奄遭慈喪

大故罔極之痛何可勝言哉其後至於癸丑年沈御史奉  
命八島巡路下問曰登科十年何不上洛求仕乎云謹以仰對曰  
老親在堂年過八十則豈可難側求仕於京路乎不過如斯  
問答矣沈御史以此意付之於書樂洙啓別單則別單事有  
老父年過八十而躬自耕樵勤於致養而以通籍之人不欲  
上京求仕其志若有所守故敢為畧舉列論於別單是如

為白卧乎所則 四下批答曰前伍郎某操守聞來可

感驕即見窠為先甄用而如以親老難赴云通則當有

別般調用之道具由狀用事 命下笑

聖諭如是愚惻故感泣之情萬二惶慄而其時先親  
年高氣衰而聰明如常耳私言曰

聖恩如彼至感臣子之道豈可坐以待 命乎二三朝之  
間吾必無患矣斯速上去謝恩後即以還來道理當然  
云故親意如是則亦不敢拒逆即以出海上京之際及  
至中路千萬夢外吏曹止即 除旨煥然下來則祇  
受百拜不覺感泣之被面矣急趨上洛謝恩後因  
為八直吏曹直房矣不過十日特下正言通清之  
命除受諫官則此時愚衷戰慄罔知收措而茅念此

際情理則聖恩如是隆重故義不可遽然乞歸矣以  
私情言之雖親遠來已過一朔未知其間親候之如何則  
豈可一時晏然於心乎以公適歸養之意上疏待  
命則下批內欲一召見後下送處分事命下則再明  
日有八侍之令政院下人絡繹催促故趨進於丹墀之上俯  
伏於天顏之下

聖上曰汝康氏在昔何時以何事八島耶惶恟謹對曰  
以前朝仕族聖朝初以降謫人八島焉

上曰八島後有冠冕幾何謹對曰無有冠冕

上顧謂大臣曰濟州文官二至吏曹正郎豈不壯哉大  
臣亦無所對焉汝何時下去字謹對曰其間未知老父母  
之形勢為如何則下去之思心斯急焉

上下教曰下去沿路給馬下送焉因出

宣仁門下直而

感淚滿目不忍拜辭矣明日兵曹下人持馬促行而有一  
未盡情理者三代追榮官教既有成出奉行之例而事

急之致果未遂成以此為恨矣還家後未過一朔追榮

教旨自京下來此豈非先靈遺蔭餘慶之所致歟一家

親戚尤伏感天恩之如是過望也至於乙卯年閏二月恠

遭嚴大故罔極之痛尤復難言矣至於同年六月司憲

府持平除授而時在草土之中兀為罔極至於戊午十二月  
日持平除授未及赴去之際至於己未十月日持平除授  
有乘駟上來之命司憲府書吏羅憐奉教旨八來喝道  
之聲動於絕域窮巷之中此為本土前所未有之光景也  
前後天恩過濫於卑微之身言之可畏思之膽慄至於  
庚申三月卒其書吏羅憐渡海之日中洋遇風波泊於楸  
子島四日留接後又為發船纔過百步許東北風疾雨大  
作波濤接天飛揚則天地晦冥般無所泊處一葉片舟出  
沒於驚波之中此時危急之狀不可形言矣舟中之人束手  
無策皆云必無可生之道故余仰天嘿祝曰吾以遐土

微身累蒙如天之盛恩立身揚名者既已過  
度而承召之行至於此境一生一死惟在於天此身  
之死不足可恤而但願

聖上萬壽無疆以此口吟者移時不絕則書吏在側聞  
之起立徐言曰進賜在此危急之時所祝在於聖壽不顧  
一身之死生天必有濟危之道云矣及其日暮漂泊於陳  
島僅以達陸因以上京則甚職其間以過限纔已許適故  
留居于南大門外而無由仰達於天聽矣第念本島自  
經甲乙大無之年後三邑各場國畜之欠縮乃為三千餘首故  
其時牧使以其各場牧卒處代懲之意伏聞後三千首懲捧  
於三邑各場牧卒及已經場監等處三年所懲纔為半

一千五百首而其餘一千五百首更無懲出之路衆寃大端無  
端呼訴之處故庚申春上京時以此三邑民繫事上疏則  
聖恩至大特下千五百首減頌之命三邑大山民莫不賴此  
釋其寃矣即其日司憲府掌令除授故謝恩後待命於  
輦轂之下矣及其至六月臣民無祿奄遭天崩變大小  
民等如喪考妣號痛迫切之忱筆不可形喻矣微身之前後  
承恩名顯朝路者都是仁天之盛德則前後所仰者惟一  
天也忽見巨創之變非徒衆人之天崩也實為一身上之天崩  
故落心<sup>去</sup>喪望<sup>去</sup>遽有還摯之志而因山前還家道理不可故數  
月留洛矣及當至月因山之日徒步趨赴於水原陵所子時  
下玄宮之後參拜於哭班因以出來則愚衷抑塞前路漠然

更無留洛之意而時值隆冬船路有難故辛敦留接於京  
當邸姑待春和後還樓為計矣及當臘月都政銓曹之官既無  
知向則無他可望之勢故不得已為一呈單歷陳前後事情則  
及其都政之日銓官特以古福之誼付卷於泗川俾首望即為  
除授則此莫非先朝之遺蔭餘澤也拜受除旨尤切感淚之  
沾臆也辛酉正月初四日自京發程下來泗川之時路過名山  
大川則必仰天祝聖壽而已辛酉到官每事恪勤奉公全無為  
身之謀矣到任三朔自朝家有水獮之令故前期三日自八場浦  
率水軍乘戰船晝夜搖櫓而進至統營前洋則各色戰船  
一併俱會列陣於左右而倭船二隻縱橫於其間則統制使以  
水軍大將乘上船據於上流威儀之壯烈號令之明肅直可

有為於當大事之時矣。羅列戰船中軍武應大將之令各  
盡其才。或放金砲。或射火箭。大小軍容一時蒼黃。終日習操  
之餘。各處戰船齊進於上船之前。各邑官長具甲冑佩弓劍  
次第進於大將之前。成其軍旅而退。蓋以避土寒微之士。此當稀  
罕之勝事。男兒之出處窮達。未可預料矣。<sup>音解</sup>其後未過一朔。慶  
尚道監試初試設科時。以叅試官赴去於歙川試所。則其時南  
持平以京試官下來。則數三日同臨試所。數萬多士爭頭呈卷之  
狀。三時食飲之盛。饌實非布衣之所可當也。到處何事。豈  
非天恩之所暨乎。是故感恩祝聖之忱。彌切于中矣。同  
年八月。千萬料外。移除於此。安倅則大抵自京初來於泗川  
時。大小衣服債及官行凡具治裝與各司下人帖下之錢。

合為四百餘兩而八朔居官之階官用殘薄僅備二百餘兩以報京債而二百餘錢則更無出處報債則四川座有謂余曰居官雖未滿一年而京邸所負之債未能盡報至於二百餘兩之多而乃為負去於他邑之境下情之愧悚已無可言故收其刷馬錢乃為四百餘兩也所謂刷馬錢新舊交通之際依例所捧之物也少無所慮以此畢報京債移去他邑無害於公私云故余更自量則到官八朔之間全無一分施惠之事反為兩次受錢於民間者於念不可故所受四百餘兩錢即以付分還給於所納民等處矣雖邑發程之日沿路閭民出錢於途中皆曰邑民無祿失此廉官則可惜可嘆云比安移職後委使通其時八束束策則監營以比安倅持定倅慰官

故馳進於東萊府則自其府去倭館乃為三十里許也當其時接慰之日夕率軍武及妓女等路上鼓樂而行入倭館則客舍乃御牌奉案處也倭使二人自倭館入於客舍場中並向四拜而後登堂西壁而東向接慰官則登堂東壁而西向舉手相揖後各舉坐於床上而盛備饌物各陳其前設樂於兩楹之間清歌妙舞紛紜於遙前倭輩不顧廉恥奮臂翻身之狀極其駭恠矣酒三盃彼此各進後因以罷宴而所備饌物以外面觀之皆為成饌可食之物嘗其味則一無可口者此則吾土之人示訴於彼人也所謂倭使所着之冠衣制度本來極凶果無暫時相對之心矣

此安縣以峽邑官用殘薄之狀無可取而所謂公門年久毀

破至於傾圮之境而自僱役糧及鋤牧塲聚材不新建門  
樓以為朝夕登臨之處則足樣煥然焉改觀矣自為題額曰  
憲北樓夜二獨登向此獻壽矣畢竟計其所費則乃為  
四百餘兩錢而皆出於自備月捧之錢也到今思之則秋  
毫無益於余則而金為邑操之此前稍勝此雖非他人之可  
稱事但捐廩為公之志於斯可想矣二至癸亥六月以貶中  
見罷下來而行裝蕭條兒奴婢二口平來之外別無持來  
之物家計漸二稍貧生理猶未免艱難元無求仕為已之意  
於斯可想矣至於甲戌二月日司諫院正言除授而同年閏  
二月掌令除授則恩旨逐朔下來於遐方卑微之身  
此乃本島古今所未有之盛恩也坐以待命道理惶

懷故即為治行上京而適其時察理使八島因士民之呼  
訴付之於書啓別單內辭盡誠事親能盡其道別備講  
堂開導後進其所行已為鄉里之所表準是如為白乎所  
批答曰令該曹別般調用之意 命下矣當年上京留邸  
時以本島弊瘼事為一疏章呈院後即為還摺之際同年  
八月初四日自京雜發而及其初八日司憲府掌令 徐授秉駒  
上來之命追後下及於梨津而其時以身病不能赴去因  
以還家此為終身遺恨之深矣至於乙亥春持平 除授司  
憲府書吏奉教旨下來而以身病不能出海因以老氣衰  
無可上京之勢可嘆可恨矣大抵

余以海外卑微之身前後受恩太過居官出八時全無謀

身之計只有面報之誠日夜謀力小無能報而乃諸  
短身教不利有意不就始事未達者累矣而於至先塾  
之境更無拜闕之路故身勢到此實負國恩罪不可  
勝言雖死故九泉終無一半分報效之道故謹以設壇於  
家世童山題其名曰獻壽壇後書曰聖恩如天而報無地謹以設壇拜若無身病之日則趨進於  
壇下向世頌祝者今為積年久矣此非欲為藉收他人之耳

目也實寓二一不忘之微忱焉千萬意外至於己卯春

掌令除授而以陟海之致亦未即聞知而時年七十有三病

又纏身奈何二二平生面報之忱一無所施便作海外之

棄物悲悵萬端尤切感之沾臆也至於同年八月日司憲府

掌令除授後教旨下來矣

前後事蹟後世不忘之意盡  
述焉